



福林福满地

叶荣宗

在我国民间，不仅有五福的说法，还有百福、千福、万福的祝愿。福，既被写进姓名中，也被嵌入地名里，更被贴于门墙等显要处，成为崇拜的图腾与愿望的标识。在晋江市龙湖镇就有这样一个村，对福情有独钟，望福如林，所以直接把村名称作福林。福林村迄今已有700余年历史，已成为中国传统村落、中国历史文化名村。

宋朝时，村中主要居住的是陈氏一族，时称“陈林”。到了元朝末期，陈氏大部分人迁出，同时另一支许氏迁入。许氏见村中檀树茂密，时常檀香飘逸，便改村名为“檀林”。直到清末时，村里建起一座寺庙，始称福林堂，并且香火日盛，檀林村也因寺而名，被人们改口称作福林村。

如今的福林村，全村人口2600余人，旅外的华侨及港澳台同胞多达8000余人，是晋江著名的侨村。福林村中的粘厝埔自然村，族亲姓“粘”，是北宋时期金国皇室完颜宗翰的一支后裔，于元末迁居晋江。现粘厝埔自然村有族亲500多人，是晋江唯一的满族村。

明朝永乐、宣德年间（1405—1433），郑和率船队七次下西洋，掀起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性高潮，也促使更多的沿海居民往来于东南亚，成为异国他乡的侨民。明末清初，随着郑芝龙、郑成功发展海上贸易，又有一大批人迁居东南亚和中国台湾。也是从这时起，福林村的先民们，开始出远海打拼，下南洋创业。

然而，家乡永远是根脉，亲人永远是骨肉。支持家乡建设，孝敬养育父母，成为广大华侨的执念。无论离多远都是家乡亲，无论走到哪都不失中华魂。华侨，寄托着家乡亲人的殷切期盼，也成为家乡建设的重要力量。福林村也因华侨多而得福。

福林村原有一条商贸街，人称通安街，始建于1927年，有各种店铺百余间，大多数由华侨捐助或回乡置业。通安街与当时青阳的五店市、安海的三里街齐名，不仅满足了周边百姓生活需求，也让福林村的声音远播，成为福林村的一段历史佳话。

福林村还有上百栋由华侨回乡兴建的古大厝，形成庞大的华侨古建筑群。其中，既有传统闽南红，也有精巧南洋风，彰显出福林村往昔的繁荣与富足。比如：由华侨许经徽于1933年兴建的中西合璧大洋楼，构造气派，内置豪华，雕琢精美，是印象中的“番仔楼”。由华侨许书投于1946年兴建的“书投楼”，遵循闽南建筑风格，大五开间，红砖琉璃瓦，翘角燕尾脊，前厅后堂中天井，雕梁画栋，是典型的闽南古民居。

“福林三贤”的故事，说的是旅菲华侨“糖业大王”许逊沁、“烟草大王”许志长和曾经被委任为厦门市市长的许友超。他们都是早期华侨侨领和侨商巨贾，其爱国热情与建设家乡的壮举，不仅是一段历史传奇，更深深地铭记在华侨历史和家乡发展史的册页上。

华侨的影响力与支持家乡建设成就，让福林村名噪四方，也吸引不少名人有福林村结缘。1941年4月，弘一法师亲临福林寺讲经弘法，而且长住达10个月。其间，他除给僧众讲学外，还著书立说、收编专辑、题写墨宝，完成了晚年的最后夙愿。

福林村众多的华侨建筑与深厚的历史人文，倍受考察者和观光者的青睐。这个著名的侨村，如今已成为远近闻名的旅游胜地。

脸谱

光影背后的追梦者

郭永尚

在闽南那片葱郁的乡野之间，放映机的光影欢快跃动，勾勒出如梦似幻的景致。我的堂舅，这位隐匿于光影背后的追梦者，用五十余载的执着坚守，在这片质朴的土地上，镌刻下独属于他的电影人生。

十八岁时，堂舅怀揣着对未知世界的炽热憧憬，毅然投身电影放映员的行业。那时，农村文化生活极度匮乏，一场电影，便是全村人翘首以盼的盛事。堂舅深知，自己带去的不仅仅是娱乐消遣，更是点燃乡村精神世界的希望火种。

夜幕如同一块柔软的黑色绸缎，轻柔地笼罩着村庄。堂舅总是早来到放映场地，熟练地安置好放映机，将洁白的幕布稳稳固定在两根木杆之间。调试放映机时，他专注的神情中满是珍视，仿佛正雕琢一件凝聚世间奇珍的稀世珍宝。他缓缓转动摇把，双眼紧紧盯着镜头，不放过任何一丝模糊，直至幕布上的画面清晰锐利。

一切准备妥当，随着放映机的一声轻响，电影正式开场。放映机的灯光如刺破黑暗的利剑，瞬间将影像投射在幕布上。堂舅笔挺地站在放映机旁，眼睛时刻留意着影片进度，不放过任何异常。他的眼神中满是专注与坚毅，仿佛在守护着这份承载无数人期待的珍贵光影世界。

胶片放映完毕，他迅速按下暂停键，放映机的齿轮缓缓停止转动，发出轻微的“咔咔”声。堂舅双手沉稳，熟练地打开放映机片盒，取出放映完的胶片盘，动作干净利落。紧接着，他拿起准备好的新胶片盘，小心翼翼地将胶片一端嵌入放映机的齿轮卡槽，缓缓转动摇把，让胶片慢慢缠绕在卷轴上，同时仔细检查胶片是否安装到位，确保不会出现卡顿或错位。

影片播放时，堂舅不仅关注放映技术，更在意观众的反应。看到孩子们开怀大笑，老人们脸上露出心满意足的笑容，他的内心也被成就感填得满满当当。无数个放映的日日夜夜，电影里的人生百态，让堂舅学会了豁达与从容。结束一天的工作后，他总喜欢坐在院子里，伴着如水的月色，悠然小酌一杯，在微醺中让一天的疲惫悄然消散。

童年时，我最爱跟着堂舅去放映电影。乡村夜晚繁星闪烁，幕布前满是满怀期待的村民。堂舅认真准备的身影高大坚毅。他曾因设备故障、收入微薄陷入自我怀疑，可一看到村民期待的眼神，想到电影给村子带来的改变，他便咬咬牙坚持了下来。无论烈日炎炎、寒风凛冽，还是暴雨倾盆，都无法阻挡他前往放映的脚步。

有一回，堂舅去海边村落放映电影，海风强劲，吹得放映设备嘎吱作响，幕布也被吹得歪歪斜斜。堂舅和村民们用沙袋、绳索固定设备和幕布，艰难地与海风对抗。尽管大家都被吹得东倒西歪，却没有放弃。最终，电影顺利播放，村民们沉浸在久违的欢乐里。

如今，堂舅不再年轻，脸上有了皱纹，步伐不再轻快，但对放映的热情丝毫不减。他依旧坚守岗位，老旧放映机在他的悉心呵护下正常运转。



金蛇送福(剪纸) 陈金矿

新苗



水里的故乡

徐丰蔚

胡美云

我的故乡在武夷山景区边。莲花峰、燕子窠等著名景点，就在离老家不远的地方。说实话，从小在晋江出生、长大的我，对故乡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这次春节跟父亲回家过年，我发现，故乡是长在水里的。父亲是一个对归家有执念的人。快过年时，父亲看到抖音上发布的归家的如火车流时，总感叹唏嘘。大年二十七回家那天，父亲早上5点多就催我们早起赶路，并在微信朋友圈上说：“离开故乡的人，才能获得真正完整的故乡。故乡孕育我们之后，然后以我们的离开来成全我们。蕴藏在车头的故乡和车尾的生活切换轮转的悲欢离合，绵延成节日亘古不变的意义之一。”

每年驱车500多公里到老家后，不顾舟车劳顿，父亲就迫不及待地带着我在屋前高山脚下的小溪前走走。因乡村振兴计划的实施，故乡面貌焕然一新，溪旁砌上仿木石栏杆，铺设上了塑胶跑道，建起了古色古香的观景长廊和休息亭。原来的水稻田已改种上了油菜花，但对面山上的竹林未变，树木未变，茶树未变，蓝天未变……

父亲手扶着栏杆，时而低头看着清澈的溪水和游弋的小鱼，时而抬头看看对面和远处的山林、天空……不声不响的，雕塑一般。我没有打扰他。我知道，这里有他太多的记忆。童年时，他和我的爷爷经常在溪边的田地里劳作，与水稻和蔬菜瓜果打交道。在小溪里捉鱼摸虾、游泳嬉戏，还在对面的山上砍柴。小时候小，我父亲力气不够，肩膀经常被木柴磨破了皮，因此伤痕累累。而山上的那片茶山，也是他和爷爷利用周末的时间，一锄头一锄头开垦出来的……

依然有妇女们在溪边洗衣服，木棒捶打衣服的声音“梆梆梆”地响着，像是一首古老的歌谣。她们一边洗衣服，一边谈论着村里的趣闻轶事，偶尔爆发出爽朗的笑声，被山风吹到对面的山谷，回旋许久许久……

那一刻，我突然发现，故乡的水，是一种刻在骨子里的思念，就像风筝的线，无论你飘到哪里，都紧紧地拽着你。我也突然间明白，为什么许多人都回到故乡的执念，其实是找寻童年的记忆。因为故乡的意象是空泛的，而童年的记忆是具象的，以此为媒，便能轻易联结，找到支点。

晚上的灯光里，父亲问我：“将来成家立业了，你会像我们一样每年回到故乡过年吗？”我一愣，然后回他：“会的！”——因为，我也开始寻找烙印在我的脑海里，关于故乡不多的碎片化记忆。

当异乡的涟漪漫过归舟的吃水线，便能与故乡的溪流血脉通联。只要沿着溪流回溯，它一定能带着你回到故乡。

（作者系三明学院文化传播学院学生）

草木

严峥

正月初五这天一过，年的气息已渐渐散去，按习俗，倚在门后的甘蔗可以取下来了。此时的甘蔗叶子已枯黄，但甘蔗仍汁多味甜，弃之怪可惜的。我便将它修整修整后，截成一小段一小段，闲来无事时细细咀嚼。生啖甘蔗，要么不吃，吃起来就很难收场，越吃越上头。

咬开硬实的紫色外皮，白嫩的“果肉”裸露出来。再咬上一口，丰沛清甜的汁水瞬间溢满口腔，前几天因重感冒而火烧火燎的喉咙像被泉水流过，舒服极了，身子也随之轻松许多。难怪当医生的朋友一再叮嘱我，要多吃甘蔗。

春节假期，我索性搬来小椅子，就着阳台暖和的阳光放肆地啃着甘蔗，好像回到了无忧无虑的童年。小时候没有丰富多彩的水果，也没有琳琅的零食，连糖果也是少见的，更没有奶茶的横空出世。当时的“窘迫”是如今年轻人所不能理解的，那个年代物资匮乏，甘蔗是很好的“水果零食”。

我儿时经常会说“去买好吃的呀”，就是去买甘蔗。只要我隔三岔五吵闹“去买好吃的呀”，妈妈就驮着小小的我，步行几百米到闹市去买甘蔗。回家后，细心的妈妈削了甘蔗皮后，剥成小块的甘蔗放在小碗里。缺少玩伴的我坐在家门口的小板凳上，手里捧着小碗，碗里是一小块一小块的甘蔗段。我独自安静地享受甘蔗的甜。这种通彻的甜滋润了年幼的我。

成年后，有一次春节过后，家人围坐在一起。我剥好甘蔗递给妈妈，她说啃不动。我说我把皮削了，妈妈说牙齿都松动了。当时我愧疚极了，小时候我吃甘蔗时怎么没有叫妈妈一起品尝呀。妈妈那种啃不动的无奈，让我想起了苏轼曾写过一首《甘蔗》诗：“老境於吾渐不佳，一生生物旧秋崖。笑人煮积何时熟，生啖青竹青一排。”年老体衰的他感叹时



浓浓米粿香

胡美云

朋友

朋友回故乡过年，离乡的前一晚发来信息。点开看时，是熟悉的柴火大铁锅，而锅里是冒着热气的一面已经煎得金黄的米粿。这样的故乡味，对于已经远离故乡许多年、已经许多年未曾吃到过地道的柴火米粿的我来说，瞬间擦出了心间馋虫，同时，记忆深处那些和米粿有关的画面也立即跃上了心头。

儿时记忆，母亲只有在过节时才会做米粿，像农历的三月三和七月半，因为做米粿既费时间又要花钱买馅料。也有例外的时候，像每年正月十五送完年后父亲要出远门去挣钱时，母亲也会在父亲出发前的那个晚上，为父亲做上一些米粿，给父亲带着在路上当干粮吃。记忆里，年后的天依然很冷，吃完晚饭收拾好厨房，母亲就催着我们姐弟洗好脚到床上去。但是知道母亲要做米粿，兴奋的我们哪舍得早早上床。母亲只好搬了火桶到厨房，让我们一边烘火一边看着她做粿。

一切准备妥帖，母亲便忙开了。她先将早已备好的米粉倒入一个大瓷盆，缓缓加入温水。一边加水，一边还与我们念叨：这做米粉粿啊，和粉一定要温水，冷水揉的粿煎不熟……水加好后，母亲开始用筷子搅拌，不一会儿，米粉就变成了絮状。接着，母亲使用双手快速地揉米粉。母亲的手很粗糙但很灵巧，不一会儿，面团就成形了，变得光滑细腻，像一块温润的白玉。

揉好面，母亲开始做米粿。虽然我们极想动手尝试做粿，但母亲不知道是怕我们浪费食材还是怕洗好手脸的我们搞脏再洗太麻烦，直接打消了我们动手的念头，只能看着她做。母亲做粿飞快，捏个小米团放在掌心，轻轻搓圆，再用手指按成薄片，随后舀起一勺炒好的馅料放在上面。母亲的手指灵动地翻飞，将薄片对折，沿着边缘轻轻捏合，再放在手心揉几圈轻压一下，不一会儿，一个白白胖胖的米粿就成型了。

做好的米粿，被整齐地摆放在竹筛里。母亲将竹筛放在一旁，开始到灶下点火煎米粿。她往锅里倒入少许菜籽油，等油热后，便将米粿一个个放入锅中。“滋滋”的声响瞬间响起，米粿在油锅里渐渐变成金黄色，香气也随之弥漫了整个厨房。母亲在灶口添一会儿柴就要站到灶台边，不时地翻动着米粿，确保每一面都煎得金黄。坐在边上闻着浓浓米粿香的我们早已垂涎欲滴。第一次出锅的米粿理所当然地进了我们几张小馋嘴里。母亲做的米粿极好吃，外酥里嫩，尤其是豆干芹菜肉丁馅的，馅料的鲜香与米粿的软糯完美融合，那味道如今想起，鲜香仍在，叫人回味无穷。

如今，我已离开故乡多年，但每当看到米粿，总会想起母亲在灶台边忙碌的身影，想起那弥漫在空气中的米粿香气，以及在边上快乐地等着米粿出锅的我们。那一个个小小的米粿，不仅是父亲旅途中的干粮，也是我童年温暖记忆的一部分。而人到中年，能在老家的灶台边，在浓浓的米粿香里，陪着在灶口添柴的母亲聊聊天，说说儿时事，这样的场景，才是让我深深眷恋着的——关于故乡，关于童年，还有那时还年轻的母亲。

间流逝，身体渐渐不如从前，丧失了曾经的活力和朝气。看着别人享受美食，心生感慨，希望自己能够品尝到青青的甘蔗。甘蔗虽好，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没有坚固的牙齿，只能是“望蔗兴叹”。

时光流转，随着时代的发展，甘蔗的吃法也越发多样化。不仅可以直接啃着吃，也可以将之榨成汁，还可以去皮剁成小段，放入养生壶煮水来喝。有一天，我随手将橙子切片和甘蔗一起煮水。捧着这杯纯天然“饮料”，喝上一口，不仅惊艳了味蕾，也温柔了时光。

在家乡，甘蔗是吉祥之物，寓意生活节节高。闽南习俗拜天公、穿脚脚都离不开它。人们会在春节前，把甘蔗倚靠在门后，叫“立甘蔗”。正月初九，闽南人要“拜天公”，街上的甘蔗又开始多起来，一捆捆、一排排齐刷刷靠墙立着，等待路人将它们带走，也将新年的美好愿景带回家——生活节节高，日子从头甜到尾……



赤土埔叙事(组诗)

张泽雄

每次涨潮都换一波海水

许谋清先生笔下的大海
“每次涨潮都换一波海水”
迟到的涌潮，轰然撞开了紧闭的门扉
撞醒了赤土埔，不长庄稼的死地
终被大海潮水覆盖，他们
开始种植厂房，种植流水线
和机器的轰鸣声，种植布匹、服装、鞋、纸……
他们没有被这波海水吞噬
而是耸立潮头，迎风破浪，扬帆远航

大海在回报搏风打浪的人
赤土埔真的挖出了矿藏，挖出了
县域经济的一朵奇葩——
汗渍与盐粒，加持拼搏的勇气和智慧
借着大海的涌浪，赢得了最新的一波海水
贫瘠之地，现在开始分泌
钻石、黄金，分泌祥和美好

占住城市中轴的世纪大道，恢宏的建筑群
博物馆、文化馆、图书馆
科技馆、展馆、剧院……将赤土埔重新布局
美学切割、装点。各类运动场馆
正在删去烈日、风和暴雨
风平浪静的竞技、搏杀，体育的边界
被小城一再拓展，运动鞋、衣等
并非搭客

一只麻雀的蜕变，最终笑傲苍穹

纳斯达克的钟声，早敲给了晋江第51家上市公司。一个旁观者
从电视、报刊，从一本本厚书中
读到了大家的赞美诗。一只麻雀的蜕变
你不会想到，是一只鸬鸟、一只鹰隼
一头大象：安踏、恒安、七匹狼……回头看它们最初的样子，可能还不如麻雀
而最终搏击商海、笑傲苍穹和大地

从最初的手工作坊，到产业化
到现代化，再到绿色工厂，一步步
在坚实地阐释自己，也在阐释
这片赤土上的来路和去向。一块石头、一片瓷
一匹布、一双鞋、一张纸的
高科技，仍不可小觑，有的金靠边角余料
在支撑一个企业的现在与未来

在自动化车间，忙碌的机台
在设定的程序里，描述自己的轨迹
每个工位上，操作者是清一色机器人
机械手灵活自如
动作洒脱：瞄准、照相、安装……然后检测
一点也不拖泥带水
偌大的工厂车间，人都去了哪里
绿色是我们人类共同的庇护所
湿地、森林、大海，过滤了我们脚下
与头顶的杂质。晋江的绿色工厂
正在接力……

大海无法阻止日月星辰

城市是一个综合体，它的品质多元
江水、绿植，与光的片段
覆盖了赤土埔，装点出小城的日月
一朵云跌到地上，瞬间不见了
一阵风从指间滑过丝绸。跨海大桥、湿地生态公园
传统街区、古村落，是赤土埔上的新闻官
每天都在发布
这座城市的最美生活

让赤土埔的每寸肌肤，都焕发光彩
八仙山聚来八方的神，城市又添仙境
让废墟成为风景。安平桥重新
回到大海中，清淤、引水、垒山、搭桥……
废墟并没有挖走
通过深挖、堆叠、夯实，被设计在一幅《人工山水图》里。王棕、古榕、刺桐
木棉、大海和古石桥
成为它浩荡、壮阔的背景

大海无法阻止日月星辰。它送出的
每一滴海水，最终都被自己证实、收回
五店市，如何让一个古代集市
变成一间城市会客厅，它交换了我手里的
一把旧时光：梧林古村落
六百年才光一个乡村博物馆落成
站在时光剥落的门楣回望，在天井边想
我的故园，并没有消失；我们的明天
触手可及……